

也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篇首训读问题

——与苏诚鉴、周怀宇同志商榷

中 原

《文献》丛刊第十五辑载苏诚鉴、周怀宇两位同志合写的《〈史记·货殖列传〉篇首训读异议》（下称《异议》）一文，读后，感到立意与原文不甚相符，值得商榷。

《异议》一文，主要对篇首一段话提出了新的解释，认为司马迁对这段话不是批判，而是赞同，非但赞同，而且认为如按老子这段话去做，人们就可以致富。

《货殖列传》篇首一段话是这样的：“老子曰：‘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’必用此为务，輒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”

《异议》一文认为：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篇中，开宗明义有二：一，引用老子的主张作为“货殖”的指导方针；二，批判了“近世”“涂民耳目”的政治。据此，篇首这段话的句读，应是在“必用此为务”之下标一问号，意思是必须遵用老子的这些话去做。“輒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”则另外起义。因而，《异议》不同意王利器等几位注家的训诂和句读。但我认为几位注家

把“必用此为务，輒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，”标点为一句话，中间都用逗号是对的；把这句话解释为“首先指出老子的思想行不通，以明‘货殖’之事不得不然，”其基本意思也是对的。不足之处是没有从训诂、语法方面把这句话解释得更透彻更完备些。在这里，“必”，作“如果”“果真”解，是副词。例如“王必无人，臣愿奉璧往使。”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）。“輒近世”，是“輒近”的意思，是名词，指最近的时代而言。“輒”，古通“晚”。这句话是个假设句，“必……则……”的句式和现代汉语中的“如果……就……”是一样的。整句的意思是：如果到近世还用老子这段话来涂塞老百姓的耳目，就行不通了。

老子以部落时代的生活为至治。部落与部落之间，虽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但老死不相往来，人们都能“安其俗”“乐其业”。老子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政治了。历史证实：老子的这种“至治”，与时代的步伐是南辕北辙的。

《异议》一文所引用原文中的三段话，我认为不是证明老子的话是对的，倒是含有批判之意。现分别分析如下：

① “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。至若《诗》《书》所书虞、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矜势能之荣，使俗之渐民久矣。虽户说以眇论，终不能化。（以下《异议》未引）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导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

太史公的这段话表明，从《诗》《书》所载虞、夏以来，老百姓对耳、目等慾的习染，已不是一天了，虽拿老子的这段眇论（微妙的理论）去挨家挨户劝说，也是没用的。老子的眇论既已过时，因而最好的办法，是依着社会发展的趋势，因势而利导之。这显然是批判老子“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思想了。

② “夫山西饶材、竹、谷、纣、鹿、玉石……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”

太史公的这段话表明，老百姓所喜好的各地物产都是“待农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”人们要各任其能、竭其力，才能得其所欲。这和老子所说的“民各甘其食、美其服、安其俗、乐其业”无贯同之处。

③故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，各劝其业、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也？”

这段话完全是讲经济状况的，“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”，是“道之所符”，“自然之验”。“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出之”，即是这一“自然”的具体表现。而篇首一段话，怎能包含这种“货殖交流”的生动活泼的景象呢？

老子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，他的“小国寡民”的政治主张，反映了一部分没落的中小奴隶主阶级的思想。

司马迁在篇首引用老子的一段话，正是为批判这种“小国寡民”的思想，来阐明自己的主张：社会的经济生活，必须靠生产、交易，才能产生财富，人们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否则就会造成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匱少。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”的局面。

总之，司马迁讲“货殖”，首先引用老子这段话的目的，在于从反面立论。就是说，人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，要想满足衣、食、住等方面的要求，必须进行“货殖”，按老子“至治”的主张去做是行不通的。

